

父亲过去是村锣鼓队的大镲手，那副大镲是用“响铜”制成的，中部隆起的半球形部分叫“帽”，帽顶钻有小孔，用红绸控系当“镲巾”。父亲在高墙上钉两根大钩钉，挂那副大镲不让我触碰。父亲下地的时候，我就悄悄搬来凳子站上去，用手拨那两条镲巾，大镲立即发出清脆的声音，那声音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耳畔。

听爷爷说，父亲是因为那副大镲才与母亲喜结连理。从前，母亲是大家闺秀，自小裹脚是村里有名的“三寸金莲”，待字闺中极少出门。大姨出嫁那天，外公请了锣鼓队，父亲也去“耍”大镲。母亲听到那悦耳的镲声移步出门，看到父亲堂堂的仪表竟入了迷，被人从后面撞倒，正欲跌进击打的那副大镲中，父亲快速把两面镲片紧贴胸前挡住了母亲，母亲紧紧抓住了父亲壮硕的双手。

男女授受不亲。不久，外公便放出口风要与爷爷结为亲家。爷爷高兴极了，立即请媒妁上门，敲定了我父母的婚事。当然，也敲响了我的生命。

也许是父母的爱情故事，使我特别钟情于那副大镲。从记事起我就喜欢看锣鼓队演奏，看父亲“耍”大

镲。可父亲就不让我去看，在演奏场看到我吹胡子瞪眼。

我痴心不改，村里一旦有锣鼓响起，就偷偷拉着堂弟去看，让堂弟当挡箭牌。可躲不过父亲，有一次父亲发现了，狠狠掴了我一巴掌，并把我赶回家去，让堂弟留下来。

我是家里的长子长孙，比堂弟大一岁，我俩的名字都是爷爷起的，我叫思，堂弟叫诗。爷爷知道父亲掴我一巴掌后非常气愤，狠狠训了父亲一顿。我也很懊丧，甚至恨我堂弟。堂弟家没人的时候，我就上他家去掀桌子摔碗，爬上屋顶去堵烟囱。有一回，姑娘在灶台生火煮饭，被烟火呛得涕泪横流，诗见状后爬上屋顶去把烟囱“塞”拔掉。诗明知我是在恶作剧，但始终没有揭发。

直至读到初中，村里有锣鼓响起我就爬到别人屋顶去看热闹，看父亲“耍”大镲的样子。别人敲锣打鼓吹喇叭，都是坐着的，父亲拍大镲却总是站着。他用双手通过镲巾把持住镲身，在不同的场合，以身体的动作变幻击拍，让大镲振动发出各种不同的音响。

“喜场”的锣鼓是欢快、充满激情

大镲

■邢占乐

的，因此鼓乐音响洪亮而强烈，极具穿透力。随着鼓声“咚咚隆隆”响起，父亲微屈身子猛然蹿起，在腰身扭动的瞬间用力一击，“锵……”声音清脆悦耳。连击两轮后，第三轮“咚咚隆隆”响起，父亲连屈连起连击，快速击拍发出“锵，锵，锵”强烈而洪亮的声音。大镲边沿顿时闪烁一圈圈金黄色的光环，烘托出浓烈而喜庆的氛围。

而“哀场”的锣鼓就不一样，最大的区别就在镲声上。有时要磨击，即两面镲交叉碰击，使镲音自然延长，音色忧伤沙哑，给人一种低沉悲哀的感觉。有时要闷击，即击后立即将两面镲片贴在胸前（谓“煞音”），双脚轻顿使余音不能延续，发音短而闷沉，衬托出一种“捶胸顿足泪空流”的悲伤情绪。“煞音”过后，喇叭吹起，那哀怨绵长的音调更是让人悲恸不已。

我家住在主村道上，离学校不远，因父亲“耍”大镲要出了名，学生放学经过我家时，一见父亲，男女生就主动组合，男生唱起：“咚咚隆隆”，女生立即应上“锵……”，连唱三轮走过我家。“咚咚隆隆锵”成了那段日子我父亲的代名词，也成了我心中的骄傲。

后来，村里因为一些原因，没收了锣鼓队的所有器具。好在我叔父当生产队长，“工宣队”队长就住在我家，父亲把那副大镲让婶娘藏在箱底才不被搜走。

我上高中之前，爷爷病危，弥留之际，他把父亲和我叫到床前，紧紧抓着父亲的手，声音短促地说：“魁啊（父亲叫魁），思儿喜欢大镲，就传给他吧，说不准时运顺遂也是一门谋生的手艺。”父亲本想说总有天遂人愿的时候，却改口道：“爹，您放心吧，我心里自有打算。”爷爷的遗嘱，让我心里踏实了许多。

爷爷溘然长逝后，我就到镇上读高中去了。后来，村里又扯起了锣鼓队，父亲叫婶娘把那副大镲取出来，亲手传给了诗。一个周末我回家，看到父亲在庭院里教诗“耍”大镲，诗的身材弧线像极父亲，击镲的动作有过

之而无不及。那镲声更是音若洪钟、悠远绵长，确实让人叹服。

不久，我参加高考，成绩优异，顺利考上了理想的大学。入学的前夜，父亲请了村里新老锣鼓队班底，并特意从外村请来几个二胡高手，到我家来演奏庆祝。村中的男女老幼都聚集到我家看锣鼓音乐表演。一曲广东民乐经典《步步高》二胡合奏开场后，“咚咚隆隆锵”的锣鼓声骤起，音乐声、锣鼓声、欢呼声、呐喊声此起彼伏，响彻秋日的夜空，仿佛整个村子都在因我而沸腾。

父亲与诗轮番上阵“耍”大镲，伯侄俩那壮实的身躯，戏剧般的线条，欢快热烈的镲声，把我感动得泪眼涟涟。

第二天清晨，父亲把我送到村口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思儿，知子莫如父。你自小聪明是块读书的料，不宜‘耍’大镲。诗体魄壮实，又有‘耍’大镲的天赋，故我把那副大镲传给他，也把技艺教给了他。昨晚你也看到了，诗是‘耍’镲的一把好手。你应该明白爹的良苦用心了吧？”

顿时，我心头一热，眼泪夺眶而出，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
虚掩的门

■余则安

余结良将孙子送上校车后，像往日一样折回屋里，弄一点汤饭吃完之后，翻出蛇皮袋出门“上班”。

以前打开自家的门，看见的就是对门的门，也就是邻居家的门。因为“多管闲事”，把头伸进了邻居家，自己被弄到派出所去吃了顿方便面。

那是两个月前的事。

余结良卸下肩上的两个蛇皮袋，小心翼翼，像呵护瓷器一样，把它们放在自己的房间里摆放整齐，这时候，身后传来说话声，他们像捉贼抓赃一样，把他堵住了。

他们一共三个人。其中一个四十多五十来岁，有点秃顶，很眼熟，想了一会记起来了：对门邻居，但从没问过姓什么，偶尔遇见点个头。另外两个人一个是保安，一个是警察。

警察说，知道我们找你什么事吧，你对门被偷了。

余结良很冷静。说是这么回事呀，他家被盗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派出所的同志说，你今天做了些什么事，几点出门的？

今天做了些什么事，几点出门的？余结良脑子里快速浮起从早上6:00起床，到6:55送孙子出门的画面。他用10分钟洗脸刷牙上厕所，6:11叫醒孙子，自己出门买早点。坐电梯，3分钟到1楼，然后目不斜视大步走，10分钟走到早餐店，买上肠粉或者包子，再然后以稍慢一点的步子走回来，孙子起床了。余结良一边吩咐孙子吃早餐，一边给孙子的水杯灌水，嘴上唠叨着什么，然后背上书包牵着孙子出门，在拉上门的同时，余结良习惯性地看一眼对门，眼睛不自觉地扫一眼监控。校车，7:00准时到小区门口。

从送走孙子上校车，到他放学，这中间的9个小时，是他自己的时间，不受任何人支配。

那天将孙子送去坐校车，他折回屋里，从冰箱里翻出昨晚吃剩的饭菜，倒进锅里，加水煮开，站在厨房里三下五除二吃完，用水冲冲锅碗，然后拿起洗得干干净净的蛇皮袋便出门了。

“我没有进对门的门，但对面的门是虚掩着的。”余结良想起来了，他出门时，似乎发现对门有点异常。印象中，那门许长时间没开过，他推了一下，门就开了。余结良站在门外“喂”了好几声，见无人答应，便伸头进去看了一眼，没看见人。他拍了拍胸，想进去看看到底有没有人，想还是算了。

7:25从小区出门右转，沿四东路走到长河路，全程5公里，有42个垃圾箱，余结良一个不落地的扒拉，总能有收获：不是矿泉水瓶，就是硬纸盒。运气好还能捡到易拉罐。有时他也沿着街边走，特别是早上，摆过夜市的街边真有收获，甚至捡到过手机，也捡到过钱。但是那天一上午他心神不宁，总想着邻居虚掩的门。现在警察找上门，倒舒坦了。

余结良年轻时当过兵，转业到工厂又当过班长，也当过保安。当保安使他养成了推门拉门的习惯，特别是没人的房间，他总是习惯性地伸个头进去看看个究竟。

现在，对面好像又有点不对劲：什么味道从对面传出来。烘干虾子的味道？烘湿衣服的味道？电饭锅烧糊的味道——一想到电饭锅，就联想到火灾——余结良跑到保安亭找到保安，保安抬起头望着余结良所说的楼层，找到那户人家的窗子，看不出什么动静，当然更“看”不到什么味道，保安眼里只有余结良，他盯着余结良多看了几眼。余结良想起来了：两个月前就是这保安带警察去他家的。

余结良抓抓头，很无奈的样子。

保安说，你到底想干吗？

我想干吗？

余结良回到自家门口。对门的鱼糊味越来越重了，他心一横：我想干吗？想进去看看。



雨林秋色。符德勇 摄

我是谁？我到底是谁？我拼命地想，越想头越疼。

家中，有个似曾相识的女人一直跟着我，还整日愁眉紧锁的，好烦！

找个机会，我偷偷溜了出去。

虽是小镇，但街上的行人和车辆还是很多的。那些建筑物也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，可笨拙的我想不起来。

“老二，你自己出门啊？”有一中年妇女亲切地跟我打招呼。

哦，我是老二。我点点头，继续溜达。背后传来一声清脆的童音：“雷锋叔叔好！”

我扭头一看，是一位少先队员，很可爱的。哦，我的名字叫雷锋。我笑了笑，抚摸了一下她的小脑袋，继续随意走走。

一路上，我遇见了一些人，个个都向我微笑，个个都向我问好。我的心窝多了几缕阳光。

那个难缠的女人在不远处喊我。我一急，就想跑到街道对面去。

就在马路中间，一辆奔驰的卡车“吱——”的一声，猛地刹住了车。司机跳下来，面无人色。

我还是淡淡地笑着……

那个女人尖叫着，像受伤的野兽一样扑到我身上，紧紧地抱住我。

噢，好熟悉的长发，好熟悉的清香，好熟悉的……

“你，你是我的妻子——阿妹！”我突然记起了，“我，我到底怎么啦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阿妹热泪纵横。

原来，我叫张勇，在家排行第二，是一名中学教师。三个月前，我看到一名学生即将被失控的汽车撞倒，就奋不顾身推开了他……住院十天，医生医好了我受伤的内脏和大腿，却医不好我失忆的脑袋。

卡车司机还在惊愕中，我走过去，紧紧地握住他的手——是司机的急刹车，帮助我找回了我自己。

喜事

■王义和

中午，老刘刚下班回来，正在厨房里炒菜做饭的妻子蓝英说：“喂，你有一张贴帖放在茶几上，你又有酒喝了！”蓝英打趣地说。

老刘脱鞋换衣，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蓝英习惯性地为他泡好的白沙绿茶，一边打开请帖看一看，喜出望外地对蓝英说：“昌道村‘三同户’王大富的儿子王聪考上大学了！王大富真是了不起，培养两个小孩都考上了大学，前几年他的女儿考上北京师范大学，毕业后还继续读研究生，了不起，真的了不起！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祝贺祝贺。”老刘十分兴奋地对蓝英说。

蓝英从厨房里端菜上来，也笑眯眯地对老刘说：“真是喜事、喜事。哎，咱家也有喜事！”

“咱家哪来的喜事？”老刘不解地问蓝英。

“今天早上咱儿子小刚从北京打来电话，说这几天他要带女朋友回海南来走一走。我想到时也带他们一起到乡下走走看看。”蓝英满脸高兴地说。

“噢，你说咱儿子小刚有女朋友

都两年多了，女方是哪里人，他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们，每次我问他，他总是说哪里人很重要吗？小刚这小子真会保密。”老刘摇摇头，但脸上还是泛起幸福的笑意。

“这个你不必操心，咱儿小刚的眼光不会差，他跟你一样看准了就一条筋通到底。他不是说带回海南走一走么，女朋友肯定不是海南的，再说不管是哪里人，只要他们相敬相爱，白头偕老，像我们这样就放心了。”蓝英向老刘看了一眼，羞涩地说。

“现在这个年代是年轻人的，由他们自己做主吧。”老刘坦直地说，又和蓝英像往常一样，亲密地共进午餐。

早在几年前，老刘在交通局当副局长的时候，对口扶贫，就到昌道村担任扶贫工作队长，一干就是五年多，他们下去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农民解决通路、通电、通水和发展生产等问题。老刘就住在王大富家，与王大富家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就像一家人一样，感情很深厚。工作队下到昌道村不到三年的时间，就帮助昌道村解决了“三通”问题，还帮助农民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，村民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，大家都十分地感谢扶贫工作队的指导和支持。工作队收队后，近年来老刘和王大富一直保持着联系，并关注昌道村的发展。现在老刘已经退居二线，明年就办理退休了，他有好几年没去过昌道村了，收到王大富的喜帖，老刘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去昌道村走走看看。

老刘和蓝英按照喜帖的日子，自驾刚买回来没多久的小轿车往昌道村驶去……

在通往昌道村宽阔的大道上，老刘一边驾车一边观赏着道路两旁的美景，感叹地说：“变化太大了，我几乎都认不出来了！”

“是的，这里的环境的确太优美了，要是来这里养老多好啊！”蓝英也兴奋地说。

从海口到昌道村大概半个多小时的车程。王大富和家人早就在村口等候了，老刘和蓝英下车，王大富快步上前一一握手，同时向老刘夫妇介绍他的家人。

“这个不用介绍你们也认识的。”王大富笑了笑指着身边的妻子说。

“这个是今天的主角，我的儿子

王聪，镇里的高考第一名。”

“这个是我的女儿王芳，大学毕业后还在读研究生。”

这时，刘小刚从房子快步走出来，高兴地走上前紧紧地抱着父母：“爸、妈，你们怎么也来了？！”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小刘你怎么在这里……”蓝英又喜又有点疑惑地问。

“这个呀，是我未来的女婿……”王大富得意地对老刘夫妇说。

原来，老刘的儿子刘小刚和王大富的女儿王芳在北京读书时就相恋了。

这时，只见王芳羞答答地赶忙走过来：“伯父、伯母好！我是在北京读书时认识小刚的，本来我和小刚喝完弟弟的升学酒后，下午就赶回海口看望你们，不好意思，失礼了！”王芳说完向老刘夫妇鞠躬行礼。这时候，老刘夫妇赶紧上前扶起鞠躬的王芳，蓝英紧紧地抱着王芳高兴且激动地说：“太好了！太好了！咱们两家真是太有缘分了！”

这一天，王大富又向亲戚朋友们发出了一张喜帖——女儿的出嫁宴请。



符积存 字



海口之美。吉晓慧 摄